

# “黄鹤”从何来？

## ——黄鹤楼名称考

文尚光

武昌黄鹤楼名冠楚天，被称为“天下绝景”（陆游《入蜀记》）。一千几百年来，人们吟咏着唐代诗人崔颢的杰作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，慨叹着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，而未深究“黄鹤到底从何而来？”

在南北朝以前的诗文中，只有白鹤、玄鹤、灰鹤……，并无黄鹤。如魏·阮籍《咏怀》诗曰：“云间有玄鹤，抗志扬声哀。”

据郑作新《中国鸟类分布名录》，在自然界中，我国共有白头鹤、丹顶鹤、白枕鹤、白鹤、灰鹤、黑颈鹤、赤颈鹤、蓑羽鹤等八种鹤，没有一种是黄色的，而且只有灰鹤在广大的长江流域和华南越冬。江汉地区可以见到。

既然如此，黄鹤楼之名又从何而来？一般皆引神仙故事作答。有关黄鹤楼的神仙故事共有五说：

《南齐书·州郡志下》（卷15）载：“夏口城据黄鹤矶，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。边江峻险，楼榭高危，瞰临沔汉”。又据后魏·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：沔水“出陵阳山下，……子安死，山下有黄鹤栖其冢树，鸣常呼子安。”

黎少岑《武汉今昔谈》引《报恩录》载：“辛氏市酒山头，有道士数诣饮，辛不索资。道士临别，取桔皮画鹤于壁，曰：‘客至拍手引之，鹤当飞舞侑觞。’遂致富。十年，道士复至，取所佩铁笛数弄，须臾，白云自空飞来，鹤亦下舞，道士乘鹤去。辛氏即其地建楼曰辛氏楼。”

传为南朝梁·任昉所撰的《述异记》载：“荀瓌字叔伟，潜栖却粒。尝东游憩江汉黄鹤楼上，望西南有物，飘然降自霄汉，俄顷已至，乃驾鹤之宾也。……已而辞去，跨鹤腾空，渺然而灭。”

唐·阎伯理《黄鹤楼记》曰：“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，《图经》云：费祎登仙，尝驾鹤返憩于此，遂以名楼。”（宋《文苑英华》卷810及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10皆从此说）

《湖北通志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志》）引《老学丛谈》载：“武昌滨江有吕公矶，上有黄鹤楼。一日有题《汉宫春》于其上云：‘横吹声沉倚危楼，……’不知何人作，或言洞宾也。后三年己未，大元渡江。”（案：吕洞宾即所谓“八仙”之一，晚唐人，比崔颢、李白迟生百余年）

神仙之说，子虚乌有，难以究诘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：以上诸说中，除末一说时代太晚（元蒙兵渡长江前三年），可不置论外，《南齐书》谓为黄鹤，其余皆谓鹤为黄色（包括桔皮所画之桔黄色），这是为什么？其他乘鹤、化鹤的故事，在在多有，但均未见黄色之鹤。如：汉末方士托名刘向撰的《列仙传》说：仙人王子乔（子晋）乘的是白鹤。托名晋·葛洪撰的《神仙传》说：苏耽仙去后化鹤来归，未言明鹤色。托名晋·陶潜撰的《搜神后记》说：仙人丁令威是化为白鹤来归的。这类神仙故事大多如此，或不说明鹤色，或说为白色。但为什么飞临楚天名楼之鹤偏偏是黄色的？

从有关文献考察，可以发现：“黄鹤”一词不是由“白鹤”错讹而来的，乃是由“黄鹳”通变而来的，它的前身是“黄鹳”。

在南北朝以前的诗文中，常可见到“黄鹳”而不见“黄鹤”。如：《战国策·庄辛论幸臣》：“黄鹳……奋其六翮而凌清风。”《楚辞·惜誓》：“黄鹳之一举兮，知山川之纡曲；再举兮，睹天地之圆方。”在汉·韩婴《韩诗外传》、汉·苏武诗、汉乐府歌辞、《古诗十九首》、魏·阮籍诗中，均有“黄鹳”一词，不可胜举。

这些诗文中一再提到的“黄鹳”究为何物？清·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孚部》谓：“鹳形似鹤，色苍黄，亦有白者，其翔极高，一名天鹅。”据郑作新等编著的《中国动物志·鸟纲》（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）：天鹅，古通名鹳。幼鸟大都褐色；成鸟全身洁白，头顶至枕部淡棕黄色。国内有三种：大天鹅和小天鹅嘴基两侧有黄斑；疣鼻天鹅嘴赤红。大、小天鹅“越冬期在洞庭湖、鄱阳湖及长江的沙洲上到处可见。”

古人可能因天鹅幼鸟的颜色及成鸟头部和嘴基的颜色，而名之曰“黄鹳”。

湖北江汉地区江河纵横交错，湖泊星罗棋布，在冬季常能见到黄鹳，因而该地区有多处以黄鹳命名。《通志》引《当阳县志》载：当阳县有黄鹳渡。《通志》又引《江夏县志》载：“黄鹳洲有二：一在黄鹤楼江中（案：从地望看，应即鹦鵒洲）；一在县北三十里，俗名黄花洲。”《水经

注·江水三》载：江夏县“船官浦东即黄鹤山，……山下谓之黄鹤岸，岸下有湾，目之为黄鹤湾。”清·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76载：“黄鹤山：一名黄鹤山，……俗名蛇山，……蛇形而西吸于江，其首隆然，黄鹤楼枕焉，其下即黄鹤矶也。”

以上是从文献记载、自然的和地理的依据进行考察的，共阐述了六点理由：一、“黄鹤”一词仅见于有关黄鹤楼的神仙故事中，其他神仙故事中并不见有黄鹤；二、南北朝以前的诗文中没有黄鹤，而屡见黄鹤；三、自然界中根本没有黄鹤，但有黄鹄，黄鹄即天鹅；四、江汉地区能见到的鹤只是灰鹤；五、江汉地区常能见到黄鹤，许多地方以黄鹤命名；六、黄鹤楼所在之地本名黄鹤山，而黄鹤山只是“一名”。

据上述理由，可得出这样的结论：“黄鹤”一词是由“黄鹄”变来的，黄鹤楼的本名应该是“黄鹄楼”。

但“黄鹄”为什么会变成“黄鹤”？是何时变的？

前人一般认为：黄鹤楼是“因山得名”（《舆地纪胜》），“因矶得名”（《元和郡县志》），“鹄与鹤古字通用”（旧本《辞源》）。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，但均语焉不详，未说清楚。还应从历史渊源加以考察，才能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。

《三国志·吴书》载：孙权于黄武二年（公元223年）“城江夏山”，但未言建楼。传说黄鹤楼建于此时，是无根据的。

在古代诗文中，“黄鹤”一词首见于南朝宋·鲍照（414？——466年）的《登黄鹤矶》诗：

木落江渡寒，雁还风送秋。临流断商弦，  
瞰川悲棹讴。适郢无东辕，还夏有西浮。三崖引丹磴，九派引沧流。泪竹感湘别，弄珠怀汉游。岂伊药饵泰，得夺旅人忧？

被杜甫誉为“俊逸鲍参军”的这首经意之作，除末联外，联联对仗工整，用笔细腻，黄鹤矶一带悲凉的秋景，刻画无遗，但偏偏未提到有楼，看来绝非诗人的偶然疏忽而对楼不着一字，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当时尚未建楼。《南齐书·州郡志》仍用“黄鹄”一词，但开始提到有楼（南齐当公元479——502年）。至南朝梁时，始有黄鹤楼之名，《南史》卷52载：梁武帝天监十三年（公元514年）安成康王肖秀任郢州刺史，因“夏口常为战地，多暴露骸骨，秀于黄鹤楼下祭而埋之。”《舆地纪胜》谓：黄鹤楼“自南朝已著”，可资佐证。后经唐代诗人崔颢、李白、顾况、白居易……等反复歌咏，名篇佳什，竞相争艳，黄鹤楼遂名满天下。据《通志》载：北宋熙宁二年的“江夏黄鹤楼杂诗碑”，刻有唐代十九位诗人的诗三十七首，其中仅李

白的诗即达十三首之多。自唐代起，很多不是咏黄鹤楼的诗也用“黄鹤”一词了。

所以说：“黄鹤”是在公元五世纪中叶开始变为“黄鹤”的；楼的建立不迟于五世纪末叶，而名为“黄鹤楼”不迟于六世纪初年。“黄鹤”一词是始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。

“黄鹤”开始出现于南朝，绝非偶然，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。

魏晋南北朝时，四海鼎沸，九州骚然。北方是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，南方是六朝金粉的变幻无常。政治的黑暗，人生的痛苦，为佛、道二教的盛行提供了条件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！”

（杜牧《江南春绝句》）上自帝王将相，下至贩夫走卒，纷纷拜倒在仙、佛的脚下，或寄希望于西天净土，求求生得福；或幻想超脱现实，羽化而登仙。“故自晋迄隋，特多鬼神志怪之书”（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，“现在保存下来的完整与不完整的尚有三十余种”（见游国恩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），本文前面征引的神仙故事，大多出自这些书中。

古人常以鹤喻英杰志士，如陈涉曰：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！”汉高祖刘邦《鸿鹄歌》曰：“鸿鹄高飞，一举千里。羽翼已成，横绝四海。”古人又以鹤为神仙隐逸，称之为仙鹤。而鹤（hè）、鹄（hú）二字，古皆入声，又仅一音之转，古时通用。这样，在仙道之说盛行的南朝，自然界中常见的黄鹄，便按照人们美妙的幻想，附会于神仙故事，由英杰志士的象征，改造成具有仙风道骨的黄鹤，翱翔于楚天之上，飞临于黄鹤山头，于是黄鹤山便一名黄鹤山，黄鹤山头之楼，也就名为黄鹤楼了。对于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鲍照来说，大概是因鹤、鹄二字通用，而以黄鹤矶作为诗题，于无意之中成了始作俑者；而对于那个动乱的时代来说，黄鹤却是时代思潮的产物，它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艳羡的“宠鸟”；人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塑造神，当然也会按照自己的愿望，以实有的黄鹄为雏形，来塑造飞升仙境的交通工具——黄鹤的。

现在的人们从常识的角度来看，有关黄鹤楼的神仙故事是荒诞不经的。但它的浪漫主义的风格，童话般的天真情趣，却给这雄踞大江之滨的峥嵘楼阁涂上了神奇的色彩，给人以永久的魅力，再加上历代著名诗人用生花的妙笔尽情渲染，更使这座名楼增添了耐人寻味的诗情画意，给人以艺术的享受，让人们更加热爱祖国的壮丽的河山、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。